

# 第一部分 概 述



# 第 1 章

##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发展历程

### 1.1 二语习得研究的发端

第二语言习得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简称为“二语习得”, 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 早期二语习得研究主要源于外语教学, 而世界上的外语教学可以追溯到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罗马时期。西方语言学术界最早使用“习得”一词也不过一百年历史, 可以追溯到创刊于 1916 年的《现代语言期刊》(*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第一卷第二期的文章和书评, J. C. Weigel 在 1919 年第三卷第八期《现代语言期刊》中发表了《词汇习得》(“The Acquisition of a Vocabulary”)一文, 最早使用了“习得”一词。说它年轻是因为, 二语习得正式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研究则主要始于西方 20 世纪 60 年代末或 70 年代初, 学者们普遍把 S. P. Corder 在 1967 年发表的《学习者错误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以及 L. Selinker 在 1972 年发表的《中介语》(“Interlanguage”)这两篇文章看作是这个学科建立的标志。不过, U. Weinreich 在 1953 年的《接触中的语言》(*Languages in Contact*)一书中, 开始注意到了语言干扰 (language interference) 现象, 指出这是“由于熟悉一种以上的语言而出现的双语者话语偏离语言规范的现象”(Weinreich, 1953: 1), 这是语言迁移、中介语、石化 (fossilization) 等二语习得核心概念的雏形 (赵杨, 2015)。

二语习得主要探求人们在掌握母语后是如何获得第二语言的。Doughty & Long (2003) 认为, 广义的二语习得研究不仅涵盖了儿童和成人在自然或教学环境中习得或丧失第二语言的现象, 而且方言的

习得或丧失也在二语习得研究者的视野之内。Doughty & Long (2003) 同时指出, 语言学习是人类特有的一种高度复杂的认知过程, 语言习得研究有助于揭示人类大脑的工作原理和智力活动的特性。从学科发展肇始起, 它具有专业性与大众性并存的学科特点。普通人对二语习得中的问题都可以发表一些看法, 而且不同人的看法往往也不同。这是因为该学科探讨的问题, 如如何更好地学好一门外语等, 与我们的现实经验联系紧密, 不像量子力学那样, 专业以外的人士只能敬而远之。同时, 它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 有独立于其他学科的核心问题, 有比较完备的研究方法, 以及研究人员要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专业性与大众性这对矛盾, 使得二语习得研究在常识和经验的引领下容易入门, 但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水平, 必须经过专门的学术训练(赵杨, 2015)。

## 1.2 二语习得研究的学科性

### 1.2.1 学科定位

---

学科就是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 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二语习得的学科定位, 首先取决于人们对二语习得的认识与理解。

二语习得是当今全球化时代人们司空见惯的一项语言学习和实践活动, 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文现象和众多学科交叉的学术领域。二语习得研究主要探求人们在掌握母语后是如何获得第二语言的, 二语习得理论就是系统地研究二语习得的本质和习得过程, 也是一门学问。这门学问有它自己特定的性质和研究对象, 不同于其他门类的学问, 所以它也是一门学科。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 二语习得研究在发展中应重视其学科性质的科学定位和学科体系的科学建构。

依赖课堂教学的外语学习和注重自然语言环境的二语习得, 两者在语言系统的形成过程上或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的运行过程上没有本质的差异, 尽管形成的语言能力由于语言接触的时间、语言输入的质和量、学习者的动机等方面的区别而存在速度上的差异和语言能力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在我国语言学研究领域, 宜采用国外学术界常用的“第二语言习得”这个术语, 来

通指学习者学会母语后在课堂内外另一门或二门或n门语言的学习或习得。

### 1.2.2 研究对象

二语习得研究可分为理论二语习得研究和应用二语习得研究，前者主要是建立二语习得理论，如普遍语法理论（Chomsky, 1965）、监察理论（Krashen, 1982）、文化适应模式（acculturation）（Schumann, 1978）、适应理论（Giles, 1980）、功能理论（Givon, 1985）、多变语言能力模式（Ellis, 1985a）等众多理论体系。研究者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角度研究二语习得的心理过程、认知过程和语言过程。具体研究学习者在掌握母语之后是如何学习另一套新的语言体系的，研究学习者学到了什么和没学到什么，研究为什么大部分学习者的第二语言无法达到母语的水平，研究母语对二语习得的影响，研究学习者运用第二语言的过程等。后者则研究如何运用二语习得的研究成果来改进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教材编写和教学方法、撰写教学语法、设计课堂活动和在课堂环境中提高教学效果，研究课堂语言教学对语言习得的影响，第二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s）等。Ellis（1985a）认为，二语习得研究有两个主要的目标——描写和解释。描写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整体语言能力和各项具体语言技能的习得和发展过程；解释学习者为什么能够习得第二语言以及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对二语习得的作用等。

二语习得是一个动态的非线性的复杂过程。Larsen-Freeman（1997）认为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决定二语习得的发展过程。例如，语言因素方面包括源语（source language）、目的语、第一语言（L1）的标记性、第二语言（L2）的标记性、输入语的数量和种类、互动（interaction）的数量和种类、反馈的数量和种类、二语习得的语境等；学习者因素方面涉及年龄、语言潜能（aptitude）、动机和态度等社会心理因素、性格因素、认知风格、学习策略、性别、兴趣等。Ellis对二语习得研究的范围和目标曾做了如下图示和说明（见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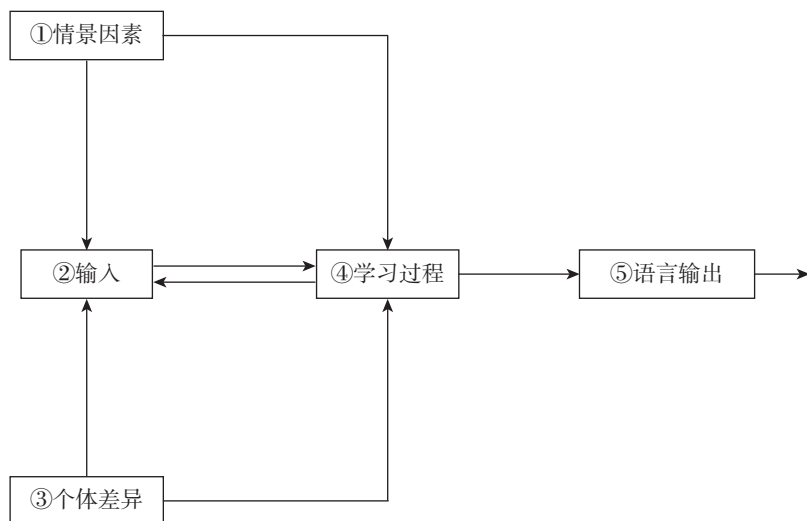


图 1-1 R. Ellis (1994: 194) 二语习得研究范围和目标

### 1. 情景因素

Ellis (1986) 认为, 情景因素是指谁在和谁交谈; 交谈的环境是在课堂里, 在正式场合, 还是在自然的环境中; 会话的题目是什么。例如, 在课堂教学这个正式场合下, 交谈者是教师和学生, 双方使用正规的言语, 主要学习语言中显性的特征, 如语法、词汇等。Krashen (1982) 称之为“学习语言”, 即学习者有意识地认识第二语言的过程, 其中人的大脑运用了监察机制, 来监督语言中是否有语法错误, 是否符合语法规则, 因此双方彼此均有心理压力。相反, 在非正式、自然的语言环境中, 如在车站、饭馆或在商店里, 由于人们是以交际为中心的, 所注重的是意义, 而不是语言形式, 交际是在一个无意识的过程中进行的, 因此, 交谈双方没有心理压力, 也无意去纠正对方的语法错误, Krashen (1982) 称之为“无意识地习得语言”。

### 2. 语言输入

语言输入是指在用第二语言听或读时所接收的第二语言输入的类型。例如, 教师或说母语的人是怎样将自己的语言调整到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水平上的? 自然情景下的输入和正规课堂情景下的输入有哪些不

同? 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观认为, 教师准确而严格地控制输入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语言必须通过进行大量的练习与强化, 有步骤地教给学习者。好像盖房子一样, 每一块砖都须在精确的程序中仔细放置, 以此来建立第二语言的技能和习惯。而 Chomsky (1965) 关于语言习得的心智观认为, 输入只是开动了学习者“内在的语言习得机制”。教师的语言输入只是让轮子转了起来, 而不是创造了语言这个轮子。当前的理论研究介乎于行为主义理论和 Chomsky 的理论之间。目前的观点普遍认为, 学习一门语言并非把砖放到位就行, 也不是摁电钮去开动机器。单纯地建立“刺激—反应”链并不能产生有效的第二语言学习, 问题的关键是向第二语言学习者提供适合其语言发展阶段的输入。话语分析的研究表明, 第二语言学习者同说母语的人在一起能够进行有效的交际。这就是说, 我们需要懂得互动关系, 特别是有意义的协商, 以理解输入和输出是怎样互动的。具体说就是运用策略使会话得体而有意义。例如, 寻找彼此都能听懂的话题、放慢讲话的速度、重复重要的短语、强调句子中的关键词, 这些都有助于二语习得中的输入。学习者同样可用言语及非言语的交际形式以表示明白、不太明白或需要更换话题或语言的层次。

### 3. 学习者个体差异

Ellis 理论框架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学习者的个体差异。人们普遍认为, 儿童第二语言所达到的水平, 不仅是因为置于各种情景及课堂教学方法之下, 而且是由于受个体差异的影响, 比如人们学习第二语言的年龄、学习语言的能力、认知方式、动机、态度及性格。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第二语言的习得。Ellis (1985a) 指出, 个体差异与二语习得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两个不同的问题。首先, 年龄和学习方式上的个体差异是否导致儿童与成年人习得第二语言时采取不同的学习思路; 其次, 个体差异是否影响二语习得的速度或速率以及最后达到的水平。二语习得中个体差异的研究者强调个体差异的重要性。因此, 在进行研究设计时, 常常是为了找出学习者之间明显的差异。但二语习得理论及研究是把重点放在情景、输入及过程上, 而不强调个体差异的作用。虽然 Ellis 在这里列举出了影响二语习得个体差异的诸项因素, 但现在的研究还不清楚这些因素影响二语习得的思路和速率的程度。例如, 外向型性格和内向型性格对习得语言的程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焦虑、自尊、自我意识、课堂中的竞争起促进作用或阻碍作用? 作用的程度如何?

### 4. 学习者的加工过程

Ellis 理论框架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学习者的加工过程。只考虑外部的输入和第二语言的输出来研究二语习得显然不够。第二语言学习者把接收到的输入进行过滤、加工和组合。但这个过程我们是观察不到的，只有在语言学习的认知策略中才能做出推论。弄清楚学习者的加工策略对教师来说十分重要，因为教师需要知道怎样才能构成可理解的输入，怎样才能创设有利于习得的情景。Tarone (1980) 年提出一个三重的学习者策略模型：一是学习策略，指学习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获得第二语言输入的方式，如记忆；二是产生策略，指学习者有效地运用第二语言的知识；三是当语言水平有限时，学习者充分利用交际策略或交际手段同别人用第二语言进行交际。Chomsky (1965) 窥探大脑黑匣子独辟蹊径，他摒弃一般认知策略机制的论断，认为大脑机制的结构中有特殊的语言功能，他将其称为语言习得机制——人获得语言先天的蓝图。他进一步指出，在语言输入和语言产生之间，有一个语言加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大脑中所固有的普遍语法规则在起着作用。

### 5. 第二语言输出

Ellis 理论框架的最后一部分就是第二语言输出。他认为：第一，每一个学习者在任何一个时期的语言水平都可以看成是进化着的，而非固定不变的。语言能力测试可以测量语言掌握的总量，但不能反映其最高的水平。第二，语言输出随着学习者所处的环境不同而在不断变化。学习者在饭店和商店的环境下说得流利，而在商务等场合下就不见得流行了。Swain (1985) 对语言输出这一概念有着重要贡献。他认为，有机会从事有意义的口头交际是二语习得中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人们在表达意义时，学到了语言的结构和形式。换句话说，一个人可以懂得一门语言，但是如果缺少有意义的练习，那就不会说得流利、自然。人们通过阅读而学会阅读，通过写作而学会写作。要想说话，要想自己的话能让别人听懂，就需要有意义的、真实的对话。而这样的机会在课堂里是不多的。课堂的弊病在于学生懂得第二语言（可理解的输入），但不能产生语言（可理解的输出）。

总之，Ellis 的二语习得研究范围和目标图中的各部分是相互联系的，而图 1-1 中的② ↔ ④ → ⑤是二语习得研究中最引人关注的，因为这是语言输入到内部处理再到语言输出的全过程，这个过程中尤其以② ↔ ④为研究的焦点。对此我们可以说，二语习得研究主要探讨从语



言输入到语言输出这个中间过程，最终目标是揭示人们在获得母语（或第一语言）后习得第二（第三、第四等）语言的奥妙（见图 1-2）。由于大脑处理第二语言的过程目前仍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黑箱”，二语习得研究只能通过对语言输入与语言输出来推测和判断这个“黑箱”是如何工作的。同时，输入难以控制，有多少输入能变为吸入（intake）又不好确定，而输出是从“黑箱”中出来的且又相对容易观察，所以学习者的语言输出或学习者的语言便成为二语习得研究的重要切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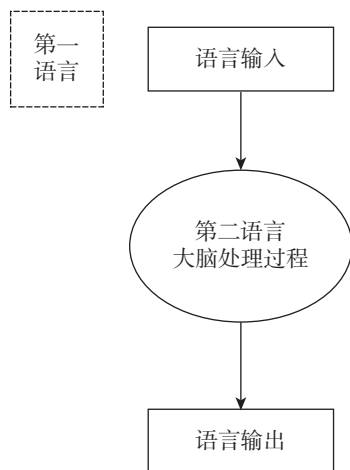


图 1-2 Ellis (1997: 35) 语言输入、语言输出示意图

### 1.2.3 学科性质

“由于研究变得更复杂，所需的知识也更复杂，只有由多学科学者组成的研究队伍共同研究同一问题，才能不断取得进步。”（Bialystok, 1998）二语习得研究不是一门单一的学科，它从众多相关学科中吸收滋养，但又并非是这些学科的简单综合，它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因此对二语习得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则有赖于多学科的协同作战。二语习得研究除了从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借鉴和吸收有益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为自己所用外，Bialystok（1998）等认为还包括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社会科学，以及神经系统科学、神经生物学、神经语言学等自然科学。随着二语习得研

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研究者在借鉴的基础上创新并建立了适合本学科研究的个案研究法、自然观察法、自我内省法、实验研究法、相关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等定性和定量研究范式的方法论体系。假以时日,该学科势必会改变处于接受和受惠的一方、只有索取而少贡献的局面,对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和发展产生影响,学科之间的借鉴、应用和发展都是相互的(岳眉云,2001)。

总之,二语习得研究是建立在综合地应用语言学研究、心理学研究、教育学研究及其相互交叉学科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的,其研究方法和过程是把二语习得作为一个有结构特征的实体,充分地揭示它的内部和外部矛盾,通过专门的研究从语言学研究、心理学研究、教育学研究理论中吸收能够解决这些矛盾的有用成分,加以综合、梳理,使这些有用的成分统一起来,共同认识二语习得这一复杂的过程。

### 1.3 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阶段

Sharwood-Smith(1994)在阐述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第二语言研究领域的理论发展时,将这段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二语习得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之前,研究的重点是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基础,对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进行对比分析。20世纪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研究的重点转到对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进行分析,研究学习者的中介语。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研究重点转到以认知心理学、生成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为基础对学习者的语言进行分析。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重点又转到二语习得理论与发展模式上。

近年来,英语作为通用语(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可以看作为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二语习得研究呈现出了扩大、深入、再扩大的发展趋势。下文主要介绍二语习得研究的四个发展阶段。

#### 1.3.1 对比分析

---

严格说来,二语习得研究的诱发阶段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所盛行的语言对比分析,其奠基人是美国语言学家、外语教学法专家 Robert Lado。对比分析的初衷是试图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结构主义